

##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

詞曰：

讎既難忘，恩須急報，招嫌祇為如花貌。誰知白璧不生瑕，任他染涅難成皂。至性無他，慧心有竅，孤行決不將人靠。漫言明燭大綱常，坐懷也是真名教。

——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過公子自與成奇算出妙計，便暗暗去叫人施為，不題。卻說鐵相公既為差人送到長壽院作寓，便認做縣官一團好意，坦然不疑。但因見水小姐美貌異常，又聽說他許多妙用，便暗想道：「天下怎有這樣女子，父母為我求親，若求得這般一個，便是人倫之福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有美如此，這過公子苦苦相求，卻也怪他不得。但祇是人倫風化所關，豈可搶奪妄為！今日我無心救出他回去，使他不遭欺侮，也是一樁快心之事。」這夜雖然睡了，然「水小姐」三字，魂夢中也未嘗能忘。

到次日天明，就叫小丹收拾行李，要動身。祇見住僧獨修和尚，忙出來留住道：「縣裏太爺既送鐵相公在此，定然還要請酒，或是用情，鐵相公為何忙忙就要去了？」鐵相公道：「我與縣尊原非相識，又不是來打秋風，不過偶因不平，暫為一鳴耳。事過則已，於理既無情可用，於禮也不消請得，我為何不去？」獨修和尚道：「在鐵相公無所干求，去留並無不可，祇是小僧稟明，其實不敢放行。」正說不了，祇見縣尊已差人來下請帖，請午後喫酒。獨修和尚道：「如何？幸是不曾放去。」鐵相公見縣尊來意殷勤，祇得復住下。不多時，獨修和尚備早飯來用。

剛喫完飯，祇見一個青衣家人，尋將來說道：「是水小姐差來，訪問鐵相公寓處，好送禮來謝。」鐵相公聞知，忙出來相見，因回說道：「你回去可多拜上小姐，昨日之事，是偶因路見不平，實實無心偏護小姐，故敢任性使氣，唐突縣公。若小姐送禮來，使縣公聞知，便是為私了，這斷乎不可！」家人道：「小姐在家說，昨日防范偶疏，誤落虎口，幸遇恩人，未遭凌辱。若不少致一芹，於心不安。」鐵相公道：「你小姐乃是閨閣中須眉君子，我鐵挺生也是個血性男兒，道義中別有相知，豈在此儀文瑣瑣！你若送禮來，不是感我，倒是污我，我也斷然不受。今日縣尊請酒，明日就要行了。祇囑咐小姐，虎視眈眈，千萬留心保重。」家人應諾回家，因對冰心小姐細細說了一遍。冰心小姐聽了，不勝感激，暗想道：「天地間怎有這樣俠烈之人，真令人可敬！祇恨我水冰心是個女子，不便與他交結。又可恨父親不在家中，無人接待，致使他一片熱腸，有如冰雪而去，豈不辜負？」心下欲要央叔叔水運去拜拜，以道殷勤。又恐他心術不端，於中生釁；欲要備禮相送，又見他豪傑自居，議論侃侃，恐怕他說小視；欲要做些詩文相感，又恐怕墮入私情。真是千思百想，無計可施。祇是時時叫家人去探聽，看鐵相公有甚行事來報，再作區處。

到午後，有人來報：「鐵相公縣裏太爺請去喫酒去了。」到夜，又有人來報：「鐵相公被太爺請去，喫得爛醉回來了。」到次早，又叫家人去打探：「鐵相公可曾起身回去？」家人打探了，來回復道：「鐵相公因昨夜多飲了幾杯，今日起身不得，此時還睡著哩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沉吟放心不下，又叫家人去打聽。家人去了半晌，又來回復道：「鐵相公還未去哩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他昨日說今日就行，為何又不去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問獨修和尚，他說府裏太爺知道他是鐵都堂的公子，吩咐留下，也要備酒請哩，故此未去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還祇認做勢利常情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又過了兩日，忽家人來報道：「昨夜本寺獨修和尚，請鐵相公喫些素菜，今日鐵相公肚裏疼，有些破腹，倦懶懶的坐在那裏，茶也不喫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便有些疑心，暗想道：「喫素菜為何至破腹？此中定有緣故。」因吩咐家人，快再去打聽，看可曾請醫人調治否？家人去看了，又來回覆道：「已請縣前的太醫看過，說是脾胃偶被飲食傷了，故此泄瀉，不打緊，祇消清脾理胃，一兩服就好的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心略安些。到了次早，天才明，就打發家人去看。家人去看了，又來回覆道：「鐵相公昨晚喫了藥，一夜就瀉了有十餘遭，如今瀉得有氣無力，連床也下不來！」冰心小姐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了奸人之計了，卻怎麼處？」欲要去救他，自家又是個女子，怎好去得。尋思不出計來，祇急得轉來轉去，跌足嗟嘆道：「這都是為救我，惹出來的禍患，我不去救他，再有誰人？」躊躇半晌，忽想道：「事急了，避不得嫌疑，祇得要如此了。」因問家人道：「鐵相公有甚人跟來？」家人道：「祇有一個童子，叫做小丹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小丹有多大了？」家人道：「祇有十四五歲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小丹乖巧麼？」家人道：「甚是乖巧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是乖巧，你可去悄悄的喚他來，說我有要緊言語與他說。你可著兩個去，一個同他來，留一個暫時伺候鐵相公。要留心看定，不可走開。」家人領命去了。

去不多時，忽然領了小丹來見。冰心小姐因問道：「你家相公前日在縣時，甚是精神，為何忽然生起病來？」小丹道：「我相公平時最有氣力，自從在歷城太爺那裏喫酒醉了回家，便有些倦倦怠怠。前日本寺獨修和尚又請他喫了些素齋，便漸漸破腹，生起病來。昨日喫了太醫一劑藥，便瀉了一夜，走持不得了。」冰心小姐又問道：「你相公雖然身於瀉倒了，心下可還明白？」小丹道：「相公心神原是明白的，祇是瀉軟了，口也怕開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你相公既心裏明白，也還可救。你回去可悄悄稟知你相公，就說我說，縣尊留他不是好意，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，沖破了過公子的奸計，又挺觸了他許多言語，他欲要硬做對頭，又被你相公拿著那假傳聖旨的短處，一時爭勢不來，又見相公孤身異地，故假獻殷勤，要在飲食中暗暗害你相公性命。你相公若不省悟，再喫他一茶一飯，便性命難保矣！」

小丹聽了，連忙點頭道：「小姐見得最是。若不是他們用的奸計，為何昨夜喫了藥，轉瀉的不住？想起來連寺裏和尚，也不是好人，怪道方纔還勸相公喫藥哩。我回去對相公說破了，等相公嚷罵他一場，使他不取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和尚雖然不好，祇怕還是奉知縣之命。你相公若嚷罵了他，他去稟過知縣，知縣此時是騎虎之勢，必然又要別下毒手。你相公正在病中，身體軟弱，如何敵得他過？祇好假做癡呆，說是病重，使和尚不防備。捱到晚間，我這裏備一乘小轎，悄悄的在寺門外等候。你可勉強扶你相公出來，上了轎，一徑抬到我這裏來。我收拾了書房，請你相公靜養數日，包管身體自然強健。且待身體強健了，再與他們講話也不遲。」小丹道：「既承小姐有此美意，小的回去就扶相公上轎來罷。」說完就走。冰心小姐又喚住吩咐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的言語與你說，你須記明。」小丹道：「小姐又有甚話說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你相公是個禮義俠烈之人，若要說我是個孤女之家，寧死避嫌疑不肯來。你相公若果然有此說，你可就說我說，英雄做事，祇要自家血性上打得過，不必定做腐儒腔調。」

難，未嘗無權。我在此等候，不可看做等閑。」小丹道：「小姐吩咐的，小的知道了。」

因忙忙走了回去，到床前候鐵公子睡醒呻吟時，又看看無人在面前，遂低低將水小姐喚去，說縣尊不是好意之言，一一說與鐵公子知道。鐵公子聽完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忽想道：「是也，我鐵中玉為何一時就蒙懂至此！」心下勃然大怒，就要掙起來，到縣裏去說。小丹因又將冰心小姐恐別下毒手，已備轎子接他去養病之言，說了一遍。鐵公子聽了，又歡喜起來道：「水小姐慮事，怎麼如此周密！但他是個孤女，我又是少年男子，又有前日這番嫌疑，便死於奸人之手，也不便去住。」小丹聽了，因又將臨出門，水小姐叫回去吩咐之言，細細說了。喜的個鐵公子心花都開，因說道：「這水小姐也不似個女子，聽他說的話，竟是個大豪傑了，我就去也不妨。」

正說不了，祇見獨修和尚又捧了一鍾藥來，對小丹說：「太醫說，再吃這一鍾，瀉便止了。」小丹接了道：「多謝師父，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喫罷。」獨修道：「喫過藥再喫粥罷。」說罷，就去了。小丹見和尚去了，遂將藥潑在後面溝裏，鐵公子因忿恨道：「原來我的病，都是這秃奴才做的手腳！」

捱到天晚，小丹看見一乘小暖轎，已在寺門外歇著，又有兩個家人與小丹打了照會。小丹遂走進去，悄悄與鐵公子說知。鐵公子此時實實走不起來，恐負了水小姐一番美情，祇得強抖精神，掙將起來。恰恰湊巧，這一會院中無人，小丹因極力攙扶了出來。到了院外，兩個家人又相幫攙了上轎，徑抬到水侍郎府中。小丹見轎子去了，方纔又折回身，尋見管門的老和尚說道：「鐵相公偶遇見一個年家，接去養病。房裏的行李，可叫獨修和尚收好，改日來取。」說罷，自去趕上轎子同走。走到半路，水小姐早已又差個家人，打了一對燈籠來接。鐵公子坐在轎中，見四圍轎幔遮得嚴嚴穩穩的，下面茵褥鋪得溫溫軟軟的，身體十分爽快。又見燈籠來接，知水小姐十分用情，不勝感激。

不一時到了，水小姐竟吩咐抬入大廳上，方叫歇下。此時堂中燈火點得雪亮，冰心小姐立在廳右，叫兩個家人媳婦與兩個丫鬟，好生攙扶鐵相公出轎，到東邊書房裏去住。鐵公子下了轎，即忙叫小丹拜上小姐：「多感美情，奈病體不能為禮，容稍好再叩謝罷。」竟隨著僕婦、丫鬟，扶到東書房床上坐下，因掙扎走了幾步，身體愈覺困倦，坐不得一刻，就和衣而睡。此時鐵公子心已安了，又十分快暢，放倒身子，便沉沉睡去。冰心小姐教丫鬟送上香茗，並龍眼人參湯，因見鐵公子睡熟，下敢驚動。冰心小姐發放了轎夫並家人，獨與幾個僕婦、丫鬟坐在廳上，煎煮茶湯守候。卻教小丹半眠半坐在床前，隨時呼喚。

鐵公子這一覺，直睡到三更時分，方纔醒轉。翻過身來，睜眼看時，祇見帳外尚有一對明燭點在臺上。小丹猶坐在床下，見鐵公子醒了，因走起來問道：「相公，這一會身子好些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睡了這一覺，腹中略覺爽快些。你怎麼還不睡？」小丹道：「不獨小的未睡，連內裏小姐並許多嬌嬌、姐姐們俱在大廳上烹茶、煎湯、煮粥，伺候相公哩。」鐵公子聽了著驚道：「怎敢勞小姐如此鄭重！」正說不了，幾個僕婦、丫鬟，或是茶，或是湯，或是粥，都一齊送到書房，與公子喫。鐵公子因是水瀉，不敢喫茶，人參湯又恐太補，祇將龍眼湯呷了數口。眾丫鬟苦勸，又喫了半甌。喫完因說道：「煩你們拜上小姐，說我鐵中玉虎口殘生，多蒙垂救，高誼已足千古。若飲食起居，再勞如此殷勤，更使我坐臥不安矣，快請尊便。」一個丫鬟叫做冷秀，是冰心小姐貼身服侍的，因回答道：「家小姐說，鐵相公的尊恙，皆是為救家小姐惹出來的，鐵相公一刻不安，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。這兩日打聽得鐵相公病勢加添，恐遭陷害，日夜徬徨，寢食俱廢。今幸接得鐵相公到此，料無意外之變。許多憂疑俱已釋然，這些茶湯供給小事，何足力勞。鐵相公但請寬心靜養，其餘不必介意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病，小姐不安，若是小姐太勞，我又何能甘寢？還請兩便為妙。」冷秀道：「既是鐵相公吩咐，家小姐自當從命。且候鐵公子安寢了，小姐便進去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就睡。」因叫小丹替他脫去衣服，放下帳子，側身而臥。祇見錦裯繡褥，軟綿舒適，不啻溫柔鄉裏，神情殊爽。正是：

恩有為恩情有情，自然感激出真誠。

惹存一點為雲念，便犯千秋多露行。

眾僕婦、丫鬟看見鐵公子睡下，方同出房來，將鐵公子言語說與冰心小姐知道。冰心小姐聽了道：「鐵相公既說話如此清楚，料這病也無甚大害。」又吩咐家人，明早去請有名的醫生來看視。又吩咐兩個僕婦，在廳旁打鋪睡了伺候，恐怕一時要茶要水，吩咐停當，方退入閣中去安息。正是：

白骨已成魂結草，黃花啣得雀酬恩。

從來義俠奇男女，靜夜良心敢不捫？

冰心小姐雖然進內安寢，然一心牽掛。到次日天纔微明，就起來吩咐家人，催請醫生，又吩咐僕婦伺候茶湯，又吩咐小丹，教他莫要說小姐在外照管。不多時，鐵公子醒了，欲要起來，身子還軟，穿了衣服，就在床上盥櫛了，略喫些粥，半眠半坐。又不多時，家人請了個醫生來看。醫生看過道：「脈息平和，原非內病。因飲食喫的不節，傷了脾胃兩家，以致泄瀉。如今也不必多服藥餌，祇須靜養數日，自然平復。第一要戒動氣，第二要戒煩勞，第三要戒言語，要緊，要緊！」因撮了兩貼藥去了。冰心小姐見說病不打緊，便歡歡喜喜料理，不題。

卻說長壽院的獨修和尚，聽見管門的說鐵相公去了，叫他看守行李，忽吃驚道：「他去不打緊，但是過公子再三囑咐，叫款留下他，粥飯中下些大黃、巴豆之類，將他瀉死，沒有形跡。這四日已瀉到八九分，再一劑藥，包管斷根。再不防他一個病人會走，這已不可解。倘過公子來要人，卻怎生回他？」想了一夜，沒有計較。到次日絕早，祇得報與過公子知道。過公子聽了大怒道：「那廝，你前日報我說，他已瀉倒在床，扒不起來，昨夜怎又忽然走得去？還是你走了風，奉承他是都堂的公子，叫他逃去，將我家老爺不看在心上？」獨修和尚跌腳搥胸道：「太爺冤屈殺我！我們和尚家最勢利，怎麼現放著本鄉、本土朝夕護法的老爺不奉承，卻又去奉承那別府、別縣不相識的公子？」過公子道：「這原是縣裏太爺的主意，我也不難為你，祇帶你到縣裏去回話。」遂不由分說，叫從人將獨修帶著，親自來見縣尊，就說和尚放走鐵主。

縣尊因叫獨修問道：「你怎麼放走鐵相公？」獨修道：「小和尚若要通信放走他，何不在他未病之先？他日日出門喫酒，此時放了他，還可塞責，怎如今他瀉到九死一生之際，到放他去了，招惹過太爺怪我？我實不知怎生逃走的。」縣尊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我且不加罪，但這鐵相公臨去，你可曉得些蹤跡麼？」獨修道：「實實不知蹤跡。」縣尊又問道：「這幾日可有甚朋友與他往來？」獨修道：「並無朋友往來。」縣尊道：「難道一人也無？」獨修道：「祇有水府的管家，時時來打聽，卻也不曾進去見得鐵相公。」縣尊對過公子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這便是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老父母有何明見？」縣尊道：「這鐵生偶然過此，別無相識，惟與水家小姐有恩。這水家小姐又是個有心的奇女子，見我們留鐵生久住，今又生起病來，祇怕我們的計謀都被他參透。」故時時派人打

聽，忽然移去。賢契此時要知消息，祇消到令岳處一問，便有實信了。」過公子一想，也沉吟道：「老父母所見最明，若果如此，則這水小姐一發可恨矣。我再三禮求，祇是不允。怎一個面生少年，便窩藏了去？」縣尊道：「賢契此時不消著急，且訪確了再商量。」遂放了和尚。

過公子辭了回家，叫人去請了水運來。水運一到，過公子就問道：「聞得令侄女那邊，昨夜窩藏一個姓鐵的少年男子在家，不知老丈人可知道麼？」水運道：「未知。自從前日搶劫這一番，他怪我不出來救護，甚是不悅於我。我故這幾日不曾過去，這些事全不知道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既不知道，敢煩急去一訪。」水運道：「訪問容易。但這個姓鐵的少年男子，可就是在縣堂上，救舍侄女回來的後生麼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正是他。」水運道：「若是他，我聞得縣尊送他，在長壽院中作寓，舍侄女為何藏他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正為他在長壽院中害病幾死，昨晚忽然不見了。我想他此處別無相識，不是你侄女藏過，更有何人？」水運道：「若是這等說來，便有幾分是他，待我回去一問便知。」遂別了回家，因叫他小兒子推著過去玩耍，就叫他四下尋看。

原來這事，冰心小姐原不瞞人，故小兒走過來就知道了。忙回來報知父親說：「東廂房有個後生，在那裏害病睡著哩。」水運識得是真，因開了小門，走過來尋見冰心小姐，說道：「這事論起來，我與哥哥久已各立門戶，原不該來管你的閑事。祇是聞得外面議論紛紛，我是你一個親叔叔，又不得不管你的閑事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侄女若有甚差錯處，外人尚且議論，怎麼親叔叔管不得閑事？但不知叔叔說的是何事？」水運道：「我常聽見人說的：『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』你一個孤女，父親又不在家，又無兄弟同住，怎留他一個他鄉外郡，不知姓名，非親非故的少年男子，在家養病？莫說外人要談論，就是我親叔叔，也遮蓋你不來。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「侄女又聞聖人制禮，不過為中人而設，原不曾縛束君子。昔魯公報玉卑，而晏嬰跪受，所謂禮外又有禮也。即孟子論男女授受不親之禮，恐怕人拘泥小節，傷了大義。故緊接一句道：『嫂溺叔援，權也。』又解說一句道：『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』由這等看起來，固知道聖人制禮，不過要正人心。若人心既正，雖小禮出入亦無妨也。故聖人又有『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』之訓。侄女聞太史公說的好：『緩急，人所時有』，又聞『為人，恩讎不可不明』。故古今俠烈之士，往往斷首刳心而不顧者，蓋欲報恩復讎也。侄女雖一孤弱女子，然私心竊慕之。就如前日，侄女靜處閨中，未嘗不遵王法，不畏鄉評而越禮與人授受也；奈何人心險惡，忽遭奸徒串同黨羽，假傳聖旨，將侄女搶劫而去。此時王法何在？鄉評何在？即至親骨肉又何在？禮所稱『男女授受不親』者，此侄女向誰人去講！當此九死一生之際，害我者其讎固已切齒，設有救我者，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？這鐵公子，若論蹤跡，雖是他鄉外郡，非親非故的少年男子；若論他意氣如雲、肝腸似火，比之本鄉、本土，至親骨肉，豈不遠勝百倍！他與侄女，譬如風馬牛毫不相及，祇因路見不平，便挺身縣堂，侃侃爭論，使侄女不死於奸人之手，得以保全名節還家者，鐵公子之力也。今鐵公子為救侄女，觸怒奸人，反墮身陷阱，被毒垂危。若侄女避小嫌，不去救他，使他一個天地鍾靈的血性男兒，陷死異鄉，則是侄女存心與豺狼何異？故乘間接他來家養病，養好了，送他還鄉，庶幾恩義兩全。這叫做知恩報恩，雖告之天地鬼神，亦於心無愧。甚麼外人敢於議論紛紛，若要叔叔來遮蓋！叔叔果若念至親，便當挺身出去，將這些假傳聖旨、搶劫之人，查出首從懲治一番，也為水門爭氣，莫比他人，祇畏強袖手！但將這些不關痛癢的太平話，來責備侄女，似亦不近人情，叫侄女如何領受？」

水運聽了這一篇議論，噤得啞口無言。呆了半晌，方又說道：「非是我不出力，怎奈我沒前程，力量小，做不來。你說的這些話，雖都是大道理，然君子少，小人多，明白的少，不明白的多。他祇說一個閨中女兒，怎留一個少年男子在家，外觀不雅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外觀不過浮雲，何日無之？此心蓋人之本，不可一時少失，侄女祇要清白，不受玷污，其餘哪裏還顧得許多？叔叔慢慢細察，自然知道。」水運自覺沒趣，祇得默默走了過去。祇因這一走，有分教：

瓜田李下，明俠女之志；

暗室漏屋，窺君子之心。

不知水運回去，又設何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